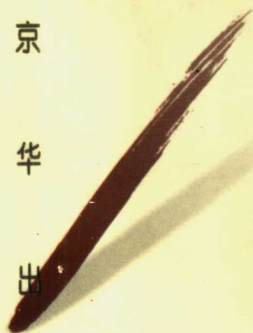


主编 任叔宝

中国历代 笔记英华

京
华
出



版
社



中国历代笔记英华

主编 / 任叔宝

东坡志林
老学庵笔记
东京梦华录
梦溪笔谈
容斋随笔
武林旧事
陶庵梦忆
辍耕录

京华出版社

《容斋随笔》简介

宋代著名著作家洪迈所著《容斋随笔》是唐宋笔记文学中规模较大的一种，自面世至今在社会各个阶层广泛流传，受到上自帝王下至平民等各种人士的经久不衰的喜爱。许多极具影响的政治家更是对它情有独钟，甚至把它作为讲授治国方略的教科书。据《容斋随笔总序》称，该书一经刊行，即风行一时，以至出现了“人诵其书，家有其（指作者——引者注）像”的盛况。宋淳熙年间，该书传入宫中，孝宗皇帝读后龙心大悦，赞其“煞有好议论”。《容斋随笔》还是毛泽东主席最爱读的书之一。从戎马生涯开始，毛泽东就随身携带此书，经常置之案头，以备随时取读之需。据说，毛泽东逝世前十三天，还让人把这部著作中的有关笔记读给他听。洪迈（1123—1202），字景庐，江西鄱阳（今江西波阳县）人，生于宋徽宗宣和五年，其家庭有着良好文化教养和爱国传统，父兄皆为宋室重臣。父亲洪皓，字光弼，以徽猷阁待制、假礼部尚书，充大金通问使，于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六月出使金国，被金人拘留十五年，虽身陷敌区，但忠于宋室，矢志不渝，至绍兴十三年（1143年）八月，才得以南归，受高宗激赏，时因权奸秦桧当政，未被重用。后先秦桧一日去世，谥忠宣。洪迈二位兄长洪适、洪遵同于绍兴十二年中博学宏词科，其中洪适官至宰相，洪遵官至吏部尚书，二人皆富有文才，亦以其知名当世。洪迈自幼聪慧过人。《宋史·洪迈传》称其“读书日数千言，一过目辄不忘，博极载籍，虽稗官虞初，释老傍行，靡不涉猎。”绍兴十五年（1145年），洪迈二十二岁时举进士及第，然后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在宦海中沉浮。他先后担

任两浙转运司干办公事、福州教授、吏部郎兼礼部左司员外郎等职。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出使金国。绍兴二十三年，洪迈以假翰林学士充贺登位使的身份出使金国，为保全南宋利益而激怒金人，险些被拘为人质。南归后却获罪于朝廷而遭罢职。此后，洪迈又再度为官，在泉州、吉州等做过知州，并除起居舍人。乾道三年（1166年），洪迈的命运出现转机，迁起居郎，拜中书舍人兼侍读、直学士院，仍参史事。这是其父兄都担任过的三个职务。此后，洪迈在赣州、婺州等地做过地方官，但不久即被召对，深受皇帝嘉许，以提举佑神观兼侍讲，同修国史，预修《四朝帝纪》。绍熙改元后，进焕章阁学士，知绍兴府。又进龙图阁学士，并以端明殿学士致仕。嘉泰二年（1202年），洪迈年八十，卒，赠光禄大夫，谥文敏。《宋史·洪迈传》对其评价甚高，称其“兄弟皆以文章取盛名，跻贵显，迈尤博洽受知孝宗，谓其文备众体。迈考阅典故，渔猎经史，极鬼事物之变。”

《容斋随笔》由《初笔》、《续笔》、《三笔》、《四笔》和《五笔》五个部分组成，前四笔都由十六卷构成，第五笔只有十卷。这五个部分写于不同的时期，历时半个世纪，耗费了洪迈一生的心血。关于此书的写作，洪迈在他自己为《续笔》、《三笔》和《四笔》所写序的中作了一些说明。在《容斋四笔序》里，洪迈说：“始予作《容斋随笔》，首尾十八年，《二笔》十三年，《三笔》五年，而《四笔》之成不费一岁。”根据洪迈所说的情况可以推断，《容斋随笔》的写作大约开始于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左右，距他高中进士已有十六个年头，他当时是一位职位不高的官员，《初笔》的内容有十六卷，但其写作却花费了十八年时间。《续笔》大约开始于《初笔》完成后的淳熙六年，当时洪迈正在朝廷为官，《容斋随笔》的婺刻本已经传入禁中，孝宗皇帝与作者谈起该书，给以“煞有好议论”的赞扬。这次恩遇被洪迈视为一个书生平生所能得到的“至荣”，对他的写作产

生巨大的鼓舞作用。

绍熙二年，洪迈上章告老，最终以端明殿学士致仕。《续笔》完成于他退休之后。此后，他用五年时间写成《容斋三笔》，用一年时间写成《容斋四笔》。《容斋五笔》的写作进展缓慢，其中一个原因是洪迈同时致力于他另一部重要著作《夷坚志》的写作，这使得这部随笔没能最终完成。虽然如此，但这并没有削弱这部著作的巨大价值。

《容斋随笔》名为“随笔”，是笔记的一种。“笔记”作为一种文体，产生于南北朝，而盛于唐宋，其最初的含义是“散文”，是与诗歌、辞赋相对的一种形式。笔记中又有笔记小说一类，专事志怪述异，善于铺陈荒诞不经的鬼怪故事。随笔则与之有别，它更注重写实，长于记见闻，辨名物，释古语，述古事，写景物，抒情怀。以“笔记”名书者，始于北宋刘祁的《笔记》。该书列为三卷，上卷记典章制度、名物器具、礼俗及方言土语等；中卷考辨古书，评论古书、古人及考辨语言演变等；下卷在继续评论古书、古人的同时，又论及治理天下之法术。《容斋随笔》在内容上，与此种笔记甚为接近，当为同一类书籍。洪迈以“随笔”名书，开此类做法之先河。笔记作为一种文体虽十分流行，但在古代目录学中未被列为一种独立形式，而大多归之于子部的小说类和杂家类。《容斋随笔》在《郡斋读书志》中归入“史部杂说类”，在《遂初堂书目》和《宋史·艺文志》中归入“子部小说类”，而在《文献通考》、《直斋书录解题》、《文渊阁书目》和《四库全书总目》中皆归入“子部杂家类”。

《容斋随笔》内容庞杂、丰富，涉猎十分广泛，计有天文、历法、地理、动植物、佛教、金石、考古、政论、官制、经学、科举、算数、民俗、军事、诗评、文论、语言、文字、音韵、史论、掌故等数十个种类，可以称作是一部名副其实的百科全书，但它最主要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考核经史。中国典籍文化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多采，历代读经论史和考据辨正之风都十分盛行，构成中国文化中一个非常独特的传统。《容斋随笔》继承这一传统，对历史上许多重要经籍进行了严谨、深入的考核工作。它考校得最多的是《易经》，其次是《诗经》、《礼记》和《书经》。书中《坤动也刚》、《六卦地坎》、《易举正》、《易说卦》、《屯蒙二卦》、《利涉大川》、《刑罚四卦》、《巽为鱼》、《兑为羊》、《易卦四德》、《三易之名》、《坎离阴阳》、《健讼之误》、《宣发》等条目，都是考核解说《易经》的，对我们了解宋代《易经》研究的成就和今天如何理解这部年代久远和十分困难的经典都有比较重要的意义。另外，书中关于《诗经》、《礼记》、《周礼》、《左传》和《论语》的许多篇章，也都考据严谨，议论精当，充满真知灼见，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

评论历史事件，臧否历史人物。这类内容在《容斋随笔》占有相当的篇幅，具有比较重要的位置，并构成《容斋随笔》的主要特色之一。其中写得最好的篇章有：《秦隋之恶》、《五代滥刑》、《陈翠说燕后》、《彭越无罪》、《汉景帝》、《萧何先见》、《陈涉不可轻》、《汉武帝留意郡守》、《颜鲁公》、《太史慈》、《田横吕布》、《柳子厚党叔文》等等，皆运思独到，见解高明，大多发前人之所未发，对历史研究和作为个体存在的人如何为人处事都有较大的启迪。这部分内容也是许多政治家用心参研的内容。

据拾掌故。掌故逸闻，是历代作家喜欢收集、各类不同层次的读者喜欢阅读的内容，具有较强的知识性和趣味性。洪迈在这一领域有非常丰富的知识，《四库全书》曾说他“尤熟于宋代掌故”。《容斋随笔》对于官制、科举、军事及朝野佚闻异事，用许多篇幅收集辑录。其中著名的有《科举恩数》、《下第再试》、《贞元制科》、《秀才之名》、《唐夜试进士》、《侍从官》、《枢密称呼》、《枢密称呼更易》、《赵丞相除拜》、《富公迁官》、《官阶服章》、《馆职名存》等。这部分内容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它保存了许

多正史不载的重要史料，而且还包含着许多尖锐的针砭时弊的议论，对研究历史和了解宋代社会都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评藻诗文。诗文品评是中国文论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宋代以后，许多笔记小品中大多杂有评藻诗文的内容。宋代诗话词话盛行，与宋代笔记相互影响，并成为宋代笔记的一个重要内容。我国许多文艺理论和文学鉴赏的遗产就保留在一些笔记小品中。《容斋随笔》中有大量篇章涉及此项内容。洪迈以其文才见重于当世，在诗文理论的诗文鉴赏方面知识丰富，见解独到。《容斋随笔》中对唐宋诗文评论最多且最为精审，有人甚至把这部分内容单独辑录，集为《容斋诗话》刊行面世。《容斋随笔》对唐代杜甫、李颀、徐凝、卢纶、李益、司空图、元结、卢仝、李贺、白居易、元稹、张籍及宋代诗人苏轼、张来等众多名家的诗文作品评论最多，而且每每发表一些新鲜独特的观点，对文学史和文艺理论研究都有比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容斋随笔》还有许多篇章专门研究古代语言文字，其中较著名的有《小学不讲》、《周礼奇字》、《六经用字》、《五俗字》、《扁字二义》、《说文与经传不同》、《孟字义训》等篇章，或辨析词义，或考订真伪，对语言文字研究和古籍整理都有比较重要的参考价值。关于《容斋随笔》的主要成就，前人有非常多的评论。明李瀚在其《容斋随笔》的序文中说：“文敏公洪景庐，博洽通儒，为宋学士出镇浙东，归自越府。谢绝外事，聚天下之书，而遍阅之，搜悉异闻，考核经史，捃拾典故，值言之最者必札之，遇事之奇者必摘之。虽诗词文翰，历谏卜医，钩纂不遗。从而评之，参订品藻，论议雌黄，或加经辩证，或系以赞繇，天下事为寓以正理，殆将毕载，积廿余年，率皆成书。”《四库全书总目》也说“其中自经史诸子百家，以及医卜星算之属，凡意有所得，即随用记，辩证考据，颇为精确。”这些评论都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了《容斋随笔》的鲜明特点，并对其所达到的成就给

予了高度评价，可作为我们研究这部奇书时的一些参考意见。

最后，简要谈一谈《容斋随笔》一书的版本。《容斋随笔》最早的版本是初笔的婺刻本，大约为洪迈在婺州时所刻，时间当在淳熙十一年（1184年）。《容斋随笔》的续笔、三笔、四笔和五笔均于此本刊行面世之后成书。洪迈去世十年之后，刊行了五笔集成本，由洪迈同时代人、宝谟阁直学士太中大夫提举隆兴府玉隆万寿宫临川何异作序，称何序本。此本当为《容斋随笔》最早的全编本。此后，明清两代，翻刻不断，较著名的有明代李瀚作序的李刊本等十数种刊本。现在流传的有《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明刊小字本、洪氏《晦木斋丛书》本、《四部丛刊续编》本、《笔记小说大观》本、商务印书馆刊《说郛》本和民国《旧小说》本等。这里刊行是博采众家之长的一个版本。

卷一

欧率更帖

《临川石刻杂法帖》一卷，载欧阳率更一帖云：“年二十余，至鄱阳，地沃土平，饮食丰贱，众士往往凑聚。每日赏花，恣口所须。其二张才华议论，一时俊杰；殷、薛二侯，故不可言；戴君国士，出言便是月旦；萧中郎颇纵放诞，亦有雅致；彭君摘藻，特有自然，至如《阁山神诗》，先辈亦不能加。此数子遂无一在，殊使痛心。”兹盖吾乡故实也。

罗处士志

襄阳有隋《处士罗君墓志》曰：“君讳靖，字礼，襄阳广昌人。高祖长卿，齐饶州刺史。曾祖弘智，梁殿中将军。祖养、父靖，学优不仕，有名当代。”碑字画劲楷，类褚河南，然父子皆名靖，为不可晓。拓拔魏安同父名屈，同之长子亦名屈，祖孙同名，胡人无足言者，但罗君不应尔也。

唐平蛮碑

成都有唐《平南蛮碑》，开元十九年，剑南节度副大使张敬忠所立。时南蛮大酋长染浪州刺史杨盛颇为边患，明皇遣内常侍高守信为南道招慰处置使以讨之，拔其九城。此事新旧《唐

书》及野史皆不载。肃宗以鱼朝恩为观军容处置使，宪宗用吐突承璀为招讨使，议者讥其以中人主兵柄，不知明皇用守信盖有以启之也。裴光庭、萧嵩时为相，无足责者。杨氏苗裔，至今犹连“晟”字云。

半择迦

《大般若经》云：梵言“扇搊半择迦”，唐言黄门。其类有五：一曰半择迦，总名也，有男根而不生子；二曰伊利沙半择迦，此云妒，谓他行欲即发，不见即无，亦具男根而不生子；三曰扇搊半择迦，谓本来男根不满，亦不能生子；四曰博义半择迦，谓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五曰留拏半择迦，此云割，谓被割刑者。此五种黄门，名为人中恶趣受身处。搊音丑皆反。

六十四种恶口

《大集经》载六十四种恶口之业，曰：粗语、软语、非时语、妄语、漏语、大语、高语、轻语、破语、不了语、散语、低语、仰语、错语、恶语、畏语、吃语、净语、诳语、逛语、恼语、怯语、邪语、罪语、哑语、入语、烧语、地语、狱语、虚语、慢语、不爱语、说罪咎语、失语、别离语、利害语、两舌语、无义语、无护语、喜语、狂语、杀语、害语、系语、闲语、缚语、打语、歌语、非法语、自赞叹语、说他过语、说三宝语。

八月端午

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以其日为千秋节。张说《上大衍历序》云：“谨以开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献之。”《唐类

表》有宋璟《请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则凡月之五日皆可称端午也。

赞公少公

唐人呼县令为明府，丞为赞府，尉为少府。《李太白集》有《钱阳曲王赞公贾少公石艾尹少公序》。盖阳曲丞、尉，石艾尉也。“赞公”、“少公”之语益奇。

郭璞葬地

《世说》：“郭景纯过江，居于暨阳。墓去水不盈百步，时人以为近水，景纯曰：‘将当为陆。’今沙涨，去墓数十里皆为桑田。”此说盖以郭为先知也。世传《锦囊葬经》为郭所著，行山卜宅兆者印为元龟。然郭能知水之为陆，独不能卜吉以免其非命乎？厕上衔刀之见浅矣。

黄鲁直诗

徐陵《鸳鸯赋》云：“山鸡映水那相得，孤鸾照镜不成双。天下真成长会合，无胜比翼两鸳鸯。”黄鲁直《题画睡鸭》曰：“山鸡照影空自爱，孤鸾舞镜不作双。天下真成长会合，两凫相倚睡秋江。”全用徐语点化之，末句尤精工。又有《黔南十绝》，尽取白乐天语，其七篇全用之，其三篇颇有改易处。乐天《寄行简》诗，凡八韵，后四韵云：“相去六千里，地绝天邈然。十书九不达，何以开忧颜？渴人多梦饮，饥人多梦餐。春来梦何处？合眼到东川。”鲁直剪为两首，其一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书九不到，何用一开颜？”其二云：“病人多梦医，囚人多

梦赦。如何春来梦，合眼在乡社！”乐天《岁晚》诗七韵，首句云：“霜降水返壑，风落木归山。冉冉岁将晏，物皆复本源。”鲁直改后两句七字，作“冉冉岁华晚，昆虫皆闭关。”

禹治水

《禹贡》叙治水，以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为次。考地理言之，豫居九州中，与兖、徐接境，何为自徐之扬，顾以豫为后乎？盖禹顺五行而治之耳。冀为帝都，既在所先，而地居北方，实于五行为水，水生木，木东方也，故次之以兖、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扬、荆；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终于梁、雍。所谓彝伦攸叙者此也。与鲧之汨陈五行，相去远矣。此说予得之魏几道。

敕勒歌

鲁直《题阳关图》诗云：“想得阳关更西路，北风低草见牛羊。”又集中有《书韦深道诸帖》云：“斛律明月，胡儿也，不以文章显，老胡以重兵困敕勒川，召明月作歌以排闷。仓卒之间，语奇壮如此，盖率意道事实耳。”予按《古乐府》有《敕勒歌》，以为齐高欢攻周玉壁而败，悲愤疾发，使斛律金唱《敕勒》，欢自和之。其歌本鲜卑语，词曰：“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鲁直所题及诗中所用，盖此也。但误以斛律金为明月。明月名光，金之子也。欢败于玉壁，亦非困于敕勒川。

浅妄书

俗间所传浅妄之书，如所谓《云仙散录》、《老杜事实》、《开元天宝遗事》之属，皆绝可笑。然士大夫或信之，至以《老杜事实》为东坡所作者。今蜀本刻杜集，遂以入注。孔传《续六帖》，采摭唐事殊有功，而悉载《云仙录》中事，自秽其书。《开元遗事》托云王仁裕所著。仁裕五代时人，虽文章乏气骨，恐不至此。姑析其数端以为笑。其一云：“姚元崇开元初作翰林学士，有步辇之召。”按：元崇自武后时已为宰相，及开元初三入辅矣。其二云：“郭元振少时美风姿，宰相张嘉贞欲纳为婿，遂牵红丝线，得第三女，果随夫贵达。”按：元振为睿宗宰相，明皇初年即贬死，后十年，嘉贞方作相。其三云：“杨国忠盛时，朝之文武，争附之以求富贵，惟张九龄未尝及门。”按：九龄去相位十年，国忠方得官耳。其四云：“张九龄览苏颋文卷，谓为文阵之雄师。”按：颋为相时，九龄元未达也。此皆显显可言者，固鄙浅不足攻，然颇能疑误后生也。惟张象指杨国忠为冰山事，《资治通鉴》亦取之，不知别有何据？近岁，兴化军学刊《遗事》，南剑州学刊《散录》，皆可毁。

五臣注文选

东坡诋《五臣注文选》，以为荒陋。予见选中谢玄晖和王融诗云：“陆危、赖宗袞，微管寄明牧。”正谓谢安、谢玄。安石于玄晖为远祖，以其为相，故曰宗袞。而李周翰注云：“宗袞谓王导，导与融同宗，言晋国临危，赖王导而破苻坚。牧谓谢玄，亦同破坚者。”夫以宗袞为王导固可笑，然犹以和王融之故，微为有说，至以导为与谢玄同破苻坚，乃是全不知有史策，而狂妄注书，所

谓小儿强解事也。惟李善注得之。

文烦简有当

欧阳公《进新唐书表》曰：“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夫文贵于达而已，繁与省各有当也。《史记·卫青传》：“校尉李朔、校尉赵不虞、校尉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获王，以千三百户封朔为涉轶侯，以千三百户封不虞为随成侯，以千三百户封戎奴为从平侯。”《前汉书》但云：“校尉李朔、赵不虞、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封朔为涉轶侯、不虞为随成侯、戎奴为从平侯。”比于《史记》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不如《史记》为朴贍可喜。

地 险

古今言地险者，以谓函秦宅关、河之胜，齐负海、岱，赵、魏据大河，晋表里河山，蜀有剑门、瞿唐之阻，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吴长江万里，兼五湖之固，皆足以立国。唯宋、卫之郊，四通八达，无一险可恃。然东汉之末，袁绍跨有青、冀、幽、并四州，韩遂、马腾辈分据关中，刘璋擅蜀，刘表居荆州，吕布盗徐，袁术包南阳、寿春，孙策取江东，天下形胜尽矣。曹操晚得兖州，倔强其间，终之夷群雄，覆汉祚。议者尚以为操挟天子以自重，故能成功。而唐僖、昭之时，方镇擅地，王氏有赵百年，罗洪信在魏，刘仁恭在燕，李克用在河东，王重荣在蒲，朱宣、朱瑾在兖、郓，时溥在徐，王敬武在淄、青，杨行密在淮南，王建在蜀，天子都长安，凤翔、邠、华三镇鼎立为梗，李茂贞、韩建皆尝劫迁乘輿。而朱温区区以汴、宋、亳、颍沛然中居，及其得志，乃与操等。以在德不在险为言，则操、温

之德又可见矣。

史记世次

《史记》所纪帝王世次，最为不可考信，且以稷、契论之，二人皆帝嚳子，同仕于唐、虞。契之后为商，自契至成汤凡十三世，历五百余年。稷之后为周，自稷至武王凡十五世，历千一百余年。王季盖与汤为兄弟，而世之相去六百年，既已可疑。则周之先十五世，须每世皆在位七十八十年，又皆暮年所生嗣君，乃合此数，则其所享寿皆当过百年乃可。其为漫诞不稽，无足疑者。《国语》所载太子晋之言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皆不然也。

解释经旨

解释经旨，贵于简明，惟孟子独然。其称《公刘》之诗：“乃积乃仓，乃裹糗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而释之之词，但云：“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其称《烝民》之诗：“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夷，好是懿德。”而引孔子之语以释之，但曰：“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用两“故”字，一“必”字，一“也”字，而四句之义昭然。彼训“曰若稽古”三万言，真可覆瓿也。

坤动也刚

《坤》卦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王弼云：“动之方正，不为邪也。”程伊川云：“坤道至柔，而其动则刚，动刚故应乾不

违。”张横渠云：“柔亦有刚，静亦有动，但举一体，则有屈伸动静始终。”又云：“积大势成而然。”东坡云：“夫物非刚者能刚，唯柔者能刚尔。畜而不发，及其极也，发之必决。”张葆光但以训六二之直。陈了翁云：“至柔至静，坤之至也。刚者道之动，方者静之德，柔刚静动，坤元之道之德也。”郭雍云：“坤虽以柔静为主，苟无方刚之德，不足以含洪光大。”诸家之说，率不外此。予顷见临安退居庵僧昙莹云：“动者谓爻之变也，坤不动则已，动则阳刚见焉。在初为‘复’，在二为‘师’，在三为‘谦’，自是以往皆刚也。”其说最为分明有理。

乐天侍儿

世言白乐天侍儿唯小蛮、樊素二人。予读集中《小庭亦有月》一篇云：“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自注曰：“菱、谷、紫、红皆小蛮获名。”若然，则红、紫二绡亦女奴也。

白公咏史

《东坡志林》云：“白乐天尝为王涯所谗，贬江州司马，甘露之祸，乐天有诗云：‘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不知者以乐天为幸之，乐天岂幸人之祸者哉？盖悲之也。”予读白集有《咏史》一篇，注云：九年十一月作。其词曰：“秦磨利刃斩李斯，齐烧沸鼎烹郈其，可怜黄绮入商洛，闲卧白云歌紫芝，彼为菹醢机上尽，此作鸾凰天外飞，去者逍遥来者死，乃知福祸非天为。”正为甘露事而作，其悲之之意可见矣。

十年为一秩

白公（白居易）诗云：“已开第七秩，饱食仍安眠。”又云：“年开第七秩，屈指几多人。”是时年六十二，元日诗也。又一篇云：“行开第八秩，可谓尽天年。”注曰：“时俗谓七十以上为开第八秩。”盖以十年为一秩云。司马温公作《庆文潞公八十会致语》云：“岁历行开九秩新”，亦用此也。

裴晋公禊事

唐开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价将禊于洛滨，前一日启留守裴令公。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宾客萧籍、李仍叔、刘禹锡、中书舍人郑居中等十五人合宴于舟中，自晨及暮，前水嬉而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裴公首赋一章，四坐继和，乐天为十二韵以献，见于集中。今人赋上已，鲜有用其事者。予按《裴公传》，是年起节度河东，三年以病乞还东都。文宗上巳宴君臣曲江，度不赴，帝赐以诗，使者及门而度薨。与前事相去正一年。然乐天又有一篇，题云《奉和裴令公三月上巳日游太原龙泉忆去岁禊洛之作》，是开成三年诗，则度以四年三月始薨。《新史》以为三年，误也。《宰相表》却载其三年十二月为中书令，四年三月薨。而《帝纪》全失书，独旧史纪、传为是。

司字作入声

白乐天诗，好以“司”字作入声读，如云：“四十著绯军司马，男儿官职未蹉跎”，“一为州司马，三见岁重阳”是也。又以